

##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 永恒之名(组诗)

顾中华

李大钊

你从凛冽的黑暗中走来  
抖落长袍上的夜色  
像一团困不住的火焰  
剧烈地燃烧  
身上的光芒 迅速向四周扩散  
温暖 而且昂扬

世纪的第一缕曙光  
落在你的一副铁肩上  
挽故国之陆沉 解劳苦大众于倒悬

信念如山  
虽然 那时你也很年轻  
却如父亲一样  
值得依靠 信赖  
你展望未来 目光里的环球  
飘扬成赤旗的世界

你把自己伟岸的身躯  
铺在大地上  
短暂的一生时光  
为一条光明大道  
标志出起点

瞿秋白

革命者 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  
而你有点特别  
更像是一位羸弱的书生  
点燃自己的手臂  
举起生命之烛 平静而从容

江南第一燕  
最先 衔来一缕春色  
却把秋霜留在自己心上  
多余的话  
以笔为刀 裁剪时光  
其实你的一生  
没有一点多余的部分

《国际歌》《红军歌》  
你唱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慷慨  
也唱给自己听  
声音不一定高亢  
但一定充满力量 饱含深情

青松挺拔 绿草如茵  
此地甚好  
正适合干净的灵魂栖息

彭湃

选择革命 首先从自身开始  
彻底 甚至有一些决绝  
烧掉田契 租簿  
还地于民  
脱下洋装 亲近泥土和庄稼  
从一个阶级 走向另一个阶级  
信仰 不止于高举手臂的呐喊  
行动 也许是最有力的感召

故事写进历史  
至今苍翠如初  
每次 读到你的名字  
我身上的河流  
就会止不住地汹涌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 写给每个醒来的夜

冯远

我知道,我的生命会更深邃,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时间。

我知道,我的生活会更拥挤,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自由。

纸片里会藏着眼睛、耳朵和嘴巴,  
法庭上会看到闪烁、不闻和不休。

我坐于桌前,战战兢兢俯身纷扰,  
我敲打键盘,斤斤计较度量分寸。

在文字间穿梭的笔迹,  
可以写出真假与善恶?  
恐惧和坚定不停拉扯,  
追到我华发中年的午夜;  
醒来时,我换上了蓝色的盔甲。

不是每一场庭审,都能让真相大白,  
我戴着徽章,迎着光,挺直了腰。

我们站在法律的殿堂等每一场公正,  
让它照亮那些曾被阴影笼罩的角落。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检察院)

院院士张国侯撰书匾额,题字“宝婺长辉”以示褒奖,此匾高悬于卢家胡同北门外侧,字迹清秀,看似一片山林气象,堪称一绝。此外,“贞筠双挺”是六世祖卢太平之妻李氏、卢太安之妻朱氏的贞节牌匾。道光十五年,此匾悬于卢家胡同北门外侧——这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余光暮影。

小时候,听祖母说,当年她曾经在这条胡同里藏过身、避过难。那是在上世纪初的战乱时期,当地的土匪勾结外界的杂牌军窜至村内抢劫抓人,每逢晚间,村东头的村民们纷纷躲在这条胡同中。有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十几个土匪。由于进不去胡同,这些气急败坏的家伙就用洋镐劈门,幸亏隔着九曲河斜对面有更房相对,更房里每晚都有人执勤。此时此刻,当执勤者迅速拿来抬枪,扣动扳机,“砰砰砰”几声枪响。晚上看不清,抬枪打得有点偏,子弹击中东墙,直至上世纪80年代那几个弹痕都在砖墙上保留完好。土匪被突如其来枪声吓得乱叫一通。随后,两个土匪搭肩膀上了对面九曲河南岸更屋的屋檐,准备放火。村民及时发现,躲在墙角瞄准就是一枪。土匪被击中后,吃了苦头,便携伤带残,悻悻离去。躲进胡同的百余村民得救了。由于这次成功防御,此后这里再没见过土匪踪影。

上世纪80年代,旧村改造启动,这条胡同也完成了它的使命。然而,它那辉煌的过去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常常从记忆深处化为我的梦影。

(作者单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方砖照壁心子,照壁前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天井的东西有两个角门。走进东角门又是一个小天井,北面看似两间北屋,实则三间,与外面的照壁连在一起。

从照壁前向西拐,再向北才是这条胡同的南半部。顺着胡同向北大约有六七十米远,向东拐五六米,有一门口带有过道。通过过道再向北六七十米便是这条胡同的北大门。大门口外两磴青石台阶,比前门略显逊色,往北看便是后街。现在看来,如果绘出卢家胡同的平面图,或者使用无人机航拍技术远拍,那么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画面恰似一条龙。

据村里的老人讲,这条胡同曾经发生过许多故事。其中被街坊邻里誉为清代“一门三秀才”中的三个主人公——卢姓六世祖卢太宁、七世祖卢长贤(云升)、八世祖卢明伦均出生于这条胡同。其中,卢长贤绘制的《古今地輿全图》现为山东省昌邑博物馆馆藏文物。

卢姓六世祖卢太宁一生勤俭持家,治家处世有方,邻里和睦,德高望重,备受四方仁人志士的尊敬,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年),地方官府予以褒奖。寿诞之际,道光辛卯(1831年)科举人于锡龄书赠一蓝底金字匾额,上题“海德松年”。此匾高悬于卢家胡同南门外侧,以炫耀乡里,名垂后世。

五世祖卢秀明之妻马氏,与邻里和睦相处,通情达理,讲究仁慈宽恕,为人钦佩,实为女杰代表。清嘉庆九年,马氏娘家丈岭西庄人士拜请翰林

卢家胡同的壮观景象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与这条胡同相关的话题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卢家胡同位于我的家乡——山东省潍坊市峡山生态经济开发区岫山街道颜家庄东九曲河北岸前街北侧,长度约160米,宽度2米左右,有南门、北门和中门,南门在前街,北门在后街,中门则在胡同中部,胡同南北贯穿前后两街之间。上世纪胡同居住的十几户居民都是卢姓人家,人们因此称其为“卢家胡同”。

这条胡同两头不通透,中门南侧有个弯,中门北侧约6米处向东又拐进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胡同,长约20米,且东向又向南拐进10余米。这一胡同套胡同的独特设计风格的民居建筑,由于形似古代的钥匙,所以又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钥匙胡同”。

进入卢家胡同前大门,门口两侧均为大号的青砖到顶的房屋,西侧有一间耳屋,东侧的两间南屋,靠街与大门形成整体结构。大门外是五磴青石板的台阶,年深日久,被行人踩得十分光滑,上下台阶尤其是在雨雪天还要多加小心。大门顶上的房檐是木质穿檐,大门是榆木大门,大门转轴下面是青石座。两边相对,中间有道沟槽,是用来放约40公分高的活动门框。走进大门,眼前是一个大宽过道,大门里侧门榜中间东西各有一个“腰光眼”,两眼通往两边耳屋。据说,从前为了看家护院,从耳屋通上腰杠就能护住大门,外面的人要想进门是非常困难的。过道正北是一幢大青砖照壁,上顶是凤凰双檐,中间是

## 我的美丽乡愁

### 我记忆中的卢家胡同

卢金增



蓝天之檐 阿良摄影作品

## 舞动的马岗河

肖克

初夏,我回到家乡湖北省蕲春县马岗村,和儿时的玩伴李荷一起,站在马岗河漂流起点处,看到来自皖鄂赣三省的旅游者成群结队下到河道顺水漂流。站在大坝上向西望去,马岗河水一路向西曲折流去,河中流动的漂流船时高时低顺流而下,河水时时与两岸对碰激起银色的浪花,河道两边站着守护安全的护漂员,将要撞上河道壁的漂流船拨正方向,使它顺利漂流向下游。看到漂流的繁忙景象,有谁会想到它曾是一条很小的河流。

马岗河是皖鄂赣交界群山之中的一条小河,因马岗村庄而得名,是鄂东较大水系蕲河的一条支流,它绵延10余公里汇入蕲河,奔腾至长江。

马岗河虽小,但河水清澈。夏天的马岗河是我们儿时的游乐园,小伙伴们将上身脱得精光,在河里嬉戏打闹。居住在河边,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游泳,马岗河的水特别有柔性和耐力,总显得那么亲切和自然,好接近,也好相处,对待我们好像从没有发怒过,总是毫无保留地接纳着我们。夏天,天刚亮,我们就到河里割水草喂猪,拿着小竹筛捞小米虾喂鸡。

马岗河虽狭长,河水在河道窄处奔腾向前,但整体平稳。用父亲的话说,马岗河是养育我们的母亲

河,河水浇灌着河两岸的100余亩稻田,从没有受过干旱,水稻年年丰收,让全村人粮食充足,不用挨饿。

马岗河河面虽不宽,最宽处也仅4米,却是河两岸群众的生命河。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紧缺,为改善生活,居住在两岸的人们中午纷纷下河摸石斑鱼。一个中午的工夫,我们就收获一柳叶串鱼儿了,晚上全家可以美美吃上一顿。马岗河里的鱼好像取之不尽,一场大雨过后,父亲望着满河的水说,河水退去又是满河游的鱼了。等到河水退后,我们下河摸鱼,发现比未下雨前,鱼真的更多了,所以我们经常盼着下雨。

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的一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大伙说,马岗河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用河水来发电,还能挣钱。大队党支部采纳建议,请来了县水利局的工程师进行实地勘测后告诉大家,马岗河流域长,水流落差大,可以建小

型水力发电站。那时好多集镇都没有电灯啊,能建成水电站该有多好。1970年10月,在大队党支部的动员下,集中全队的劳动力,清理河道,在马岗河的下游建起拦水坝,炸石开渠,硬是用肩膀挑出了一个年发电量为50万千瓦时的小型水力发电站。水电站建成后,水量充沛的夏季24小时发电,冬季则从下午6点到第二天早晨发电,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电灯,将家家户户照得亮堂堂的。电站发电除免费供应马岗河周边群众用电外,多余的电向周边输送,到年底,每家每户还可以从小电站获得分红20元左右。曾记得,邻县的一个远亲戚来我们家,看到我们不仅有电灯,年底还有水电站的分红,羡慕地说:“你们过上半个城里人的生活了。”

随着年龄增长和工作地点的变动,我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马岗河,但无论离得多远,梦中总是能见到绵延的河水,河中清清的石斑鱼。时代在变迁,小型水力发电站

废弃后,马岗河依然以它特有的方式哺育着两岸儿女。转眼到了2022年,沉寂了几十年的马岗河又热闹起来了,河南省的一家企业经过实地勘查发现,这里可以建起漂流,吸引鄂皖赣三地的客商休闲度假旅游。马岗河两岸500名儿女投入马岗河漂流建设中,他们疏浚河道,用马岗河两岸的野桃茎浸泡的水拌水泥(据说这种水拌的水泥最坚固)砌漂流通道,河底也整修平滑。2023年7月,漂流工程正式建成,取名为“蕲春大峡谷漂流”,但两岸儿女喜欢叫马岗河漂流。

漂流河道全长8.2公里,累计落差达237米,单个最大落差近2米,平均水深0.8米,漂流时间为2个小时左右。从漂流的终点向上望去,一眼望不到头,只见漂流河道峡谷幽深,层峦叠嶂。漂流时,坐在橡皮船上,一路飞速直下,沿途经过数十个急流险滩,让您享受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难得经历。

那天,我与李荷从马岗河的起点顺河漂流而下,河水依然清澈见底,没有一片垃圾随水漂。在水流平缓的河道中,偶尔还清晰地见到一条条石斑鱼向上游游去。一肚子文采,写在蓝天上。从不随意说话,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轻易吐露骨子清的气味。土里的,白得像象牙。外面的,绿得像翡翠。谁掐它一截,轻轻吹上几口,歌唱着的江南香喷喷,美滋滋的。青青白白的日子,转眼间韵味十足。

年纪轻轻的,却生出了一把长长的胡子。用脑过度吗?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怎么看,都不是装的。到底太年轻,赶紧,将长长的胡子藏起来。迷人的站姿训练有素,笔一直直,淑女一样端庄。一肚子文采,写在蓝天上。从不随意说话,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轻易吐露骨子清的气味。土里的,白得像象牙。外面的,绿得像翡翠。谁掐它一截,轻轻吹上几口,歌唱着的江南香喷喷,美滋滋的。青青白白的日子,转眼间韵味十足。

来这样喊。喊是喊不老的,除了岁数到了。栽下去的那截,叫娘子。有了子之后,娘就名不虚传了。一而再,再而三,播种的都希望它儿孙满堂。宁愿在一边凉着,不习惯待在太热闹的地方。辣椒是知己,盐是朋友,土地是久住不厌倦的家。一样的黄皮肤,不一样的气质。旱地上的帆船,航行在时间的波涛上。一个小拳头,专抓人的胃口。

凌空行走,也善于爬行。蔬菜中的两栖明星,冷的时候,喜欢住在岸上,天太热了,习惯于把根扎在水底。到达霜降之后,除了回家,几乎没有什么路可以选择了。花开过了,子熟了,没有什么惦念的了。来年春天,又来。

◇ 辣椒

比心细,比牛角尖,比七月的阳光强势。不因场合的不同,而试图通融什么。不看人的脸色,不看人的口味,不看人的嗜好,以自己的感受为感受。从青涩到红润,从小到大,总是犀利无比,辣字当头。哪怕刺成酱,哪怕烧成灰,依旧不改火爆的性格。可能酸,可能甜,不可能的改变喊娘叫爹的辣。火红,是成熟的标志。也有致命的弱点,根系不发达,扎得不深,风一大就得站不稳,天一干旱容易口渴。稍一疏忽,命就没了。

◇ 丝瓜

蔬菜中的优秀短跑运动员。无数支箭,一齐发射。细细的卷须,伸向季节的深处。逮住了,不轻易放手,牢牢地打上结。抓住闪电,抓住流水,抓住阳光,抓住奔跑中的生命。款待蜜蜂,款待飞鸟,以柔情,以甜蜜,以海一样的胸怀。跟蜜蜂和蝴蝶相遇后,渐渐成了荡秋千的高手。从电闪雷鸣的夏天,到天高云淡的秋天,金黄色的花,笑对金黄色的阳光。一旦内心有了丝丝牵挂,岁月就显得苍老了。自告奋勇,做一个称职的保洁员。

◇ 老姜

再嫩,也称老。名字是这样的,真没办法。像老妹、老弟、老婆、老乡、历

◇ 蚕豆

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像戴面具的演员,像蒙了一层帆布。厚是厚了点,倒也光鲜,悦人的目。青绿的脸上,一道焦墨画的浓眉,刀刻的一样。老了就变得橘黄,更耐看了。到红过头来,又显得羞羞涩涩,像做错了什么。花开,是最热烈的时候。像成群的蝴蝶,一齐展开翅膀。更像一群穿着齐刷刷校服的小女孩,聚在一起,追追打打,吵吵闹闹。整个菜园,都闹翻了天。绿色环保的房子,挤是挤了些,倒也温暖,到后来开了门窗,就宽松多了。心态平和,也有暴躁的时候,尤其是刚出锅,一口嚼下去,火气立马就来了。

◇ 芋头

是风太大,还是伞柄上反了?伞盖朝着天。一把接一把,第一样冒出来,雨也好,晴也好,老喜欢撑着。露珠和雨点在上面摇晃,像鲜嫩而干净的童年时光。撑着,就踏实,就有分量。不怕风不怕雨。喜欢牛饮,喝水的声音惊动爱平衡的蜻蜓。若是老久不给水喝,就无声地抗议,坐下去不起来。这个善于生儿育女的婆娘,羞于让人看见她的私密,躲在自己的寂静里,一窝一窝地生,一窝一窝地养大,清清白白地变老。雪花也不怕冷,是因为穿了一身御寒的绒毛。

◇ 空心菜

不管什么时候,心都是空的。心一空,好多事就悄悄地看透了。那么多心眼,还有什么事看不透。看透了,就容易放下。放下,说起来容易,真正懂得放下的并不多,有的胡子白了,有的坐到山尖上了,到头来还是不明白。善于

## 菜园走笔

刘闻冰



盛夏之果 全季摄影作品